

安澄阳 作品

明明动了情

MINGMINGDONGLEQING

心晴坊
女性新阅读

流
年
紀



晋江人气大神
总攻大人
改名后力作

霸道总裁捡到一枚失忆女，
玩起囚禁游戏。

入坑小贴士

偶像剧剧情，
你想到的，
想不到花样狗血情节，
翻开书就能看到。

她不愿做笼中鸟，逃离监狱的束缚，却落入生活炼生的囚牢。
一切神秘与危险的背后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
我要你心里眼里只有我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安澄阳 作品

明明 动了情

MINGMINGDONGLEQING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明动了情 / 安澄阳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190-0219-0

I. ①明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8742号

明明动了情

作 者: 安澄阳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张 山

责任编辑: 周 欣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复 审 人: 李 民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2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zhoux@clapnet.cn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 330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219-0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第一章 装疯卖傻 001

她下床想走，精神很不稳定。施夏茗身为医生，怎么可能放任她这样出去？他上前揽住她把她抱回了床上，但她依旧挣扎着想下去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坐下来抱住她，不撒手。

第二章 寻找真相 013

盛一诺吸了口气，不明白商微羽为什么骗她，既然是她男朋友就该告诉她事实。

第三章 抱错了人 030

她说完就弯腰朝前一扑，直接扑进了一个带着凉意的坚硬怀抱，鼻息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，有纽扣一样的东西硌到了她的鼻子。

第四章 坦诚心迹 046

他放下筷子掀起嘴角笑着说：“讨厌你？我为什么要讨厌你？只有在意一个人才会一直记着她做过的伤人事，不在意的话理都不会理，我真的一点都不讨厌你。”

第五章 一心待你 064

喜欢一个人就一直是这个人，除非我的喜欢给他造成了困扰，否则我不会换人的。

第六章 身陷害怕 084

我现在很害怕，怕你了解我以前是个什么人之后离开我，不过我想那天既然还没来，我就先霸占着你，有一天算一天。

第七章 爱的占有 103

施夏茗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与她对视，在她完全没有觉得他真的会说那三个字时，忽然就听到他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第八章 情敌对峙 122

其实感情也是这样，你可以走进门里，或者离开门边，但站在门外这种暧昧行为是没结果的，因为暧昧不可能是感情的终点。



第九章 绝地反击 142

施夏茗跷起双腿，靠到椅背上，从容不迫道：“他们都会过来，但你不用担心，这次他们过来，我会告诉他们，我要和你结婚。”

第十章 蒙在鼓里 164

这算是天上掉馅饼吗？前阵子她才和施夏茗开玩笑说公司不会再给她一套房吧？没想到居然真的来了！

第十一章 爱情博弈 182

这个世界上最难解决的不是强劲的对手，而是曾经彼此喜欢、现在已经没有感情却还纠缠不放的前任。

第十二章 独爱一人 202

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吧，任凭世间有佳丽三千，却独爱心中这一人。

第十三章 土豪蜜月 218

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一次非常土豪的旅程，这么美的景区只有他们两个人来玩，就好像被承包了一样，那感觉别提多爽了。

第十四章 怀孕趣事 231

施夏茗叹了口气说：“你还是考虑一下你自己吧，人家怀孕都知道要做胎教，你呢？你怀孕的时候整天就知道看言情小说，真不知道孩子出生以后会是什么样。”

第十五章 甜蜜惊喜 243

盛一诺瞪目结舌地看着一束用人民币卷成的“有钱花”，眼睛都快掉在地上了。

第十六章 爱是坚持 257

爱很简单，爱就是你愿意为一个人付出；爱也很复杂，爱就是一个人接受了你的付出却不回应你，你仍然爱着对方。

深夜四点，崇安市整个安静下来，闹市区的酒店式公寓高层里，一个高挑的男人赤着上身站在落地窗前，点着一根烟，淡淡地看着窗外的夜景。

街道上没有一辆车，也没有一个人，天边黑暗，看不见丝毫亮光，就好像这个房间。

男人扫了一眼身后大床上躺着的妩媚女人，从裤子口袋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，电话很快被接通，那头传来一个毕恭毕敬的声音：“商总，请吩咐。”

凌晨四点，对方不带一丝睡意地快速接起老板的电话，这样不简单的助理，自然也有个不简单的老板。

“准备车，我要去看一诺。”商微羽言简意赅地说着，低柔的声音带着磁性的沙哑。

电话那头的助理丁俊说：“商总，现在是凌晨四点了，医院现在不能探视病人。”

商微羽淡淡问道：“我也不行？”

丁俊立刻道：“我马上去安排。”

商微羽停顿片刻，忽然又换了打算：“算了，让她休息吧，见了我免不得要吵闹，大家都累。”

丁俊没吭声，商微羽却没有就此挂断电话，他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她住进去有一年了吧，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？给她换个医生，换最好的。”

丁俊应声，商微羽这才挂了电话，转身回到大床上，伸手揽过不着寸缕的情人，闭上了眼睛。

本来安静的夜里忽然响起一阵雷，大雨毫无预兆地降临，崇安市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盛一诺从床上惊醒，手心里满是汗珠，脑子里尽是刚才梦中的情景。

高大的男人用匕首抵着她心脏的位置，几乎下一秒钟就要刺下去，但她被雷声吵醒，一切都消失了。

盛一诺满身冷汗地从病床上起来，来到窗边看向外面，雨水狠狠拍在窗户上，像跟窗户有仇一样。响亮的雷声好像就炸开在她心里，她感觉很害怕，也不知是因为打雷还是因为噩梦。

粗略算算，住进来也有了一年了，还记得一年多以前，她在这家医院醒来，因为车祸失去所有记忆，身边守着的商微羽自称是她男朋友，对她无微不至，帮她支付了住院所需的所有治疗费，完全挑不出一丝错。

盛一诺不知道商微羽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但她身上的证件不见了，手机也因车祸被损坏，联系不到其他人，除了相信他，没有别的选择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商微羽一开始对她其实很不错，帮她补办了证件，带她去从小长大的孤儿院还有念书的母校寻找过去，还让她住在他家里，给她讲他们之间的事……要不是后来她发现他除她以外还养了不止一个情人，他们之间大概会一直甜甜蜜蜜下去。

每次想起商微羽，都是在噩梦之后，她永远忘不了，在她因为他的劈腿而要求分手的时候，他那副狰狞阴沉的面孔，还有朝她心口刺过来的匕首。

回到病床边，盛一诺翻出枕头下面的药片，轻手轻脚地来到窗边，使劲推开窗户，把手从焊接的钢筋缝隙里伸出去，将药片扔到了外面，药片很快就被雨水打湿，混入泥土中，消失不见。

盛一诺转头看看挂钟，已经快五点了，天就要亮了，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，安静整洁的病房让人觉得冰冷，好像所有感情到了这里都会变得淡薄，可尽管如此，盛一诺宁可在这儿住一辈子，也不愿意回到商微羽身边。

那种备受羞辱和暴力折磨的日子，她是绝对不会再过了。

盛一诺又回到了床上，盖好被子说服自己再睡一会儿，不然早上医生来查房的时候，看见她的黑眼圈又该大惊小怪了。

临近八点时，盛一诺醒了过来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阳光很好。

人民医院住院部C楼是一栋单独的三层楼房，位置离普通住院部的高层楼有点远，比较偏僻，安保也相对严格，是专门安置精神科病人的地方。不过，这里住院的病人其实不多，一楼常住的算上盛一诺不过四五个，所以现在还十分安静。

再过一会儿，会有人给她送早餐，她吃完后对方会收走碗筷，然后九点医生会来查房，应付完了医生，她就可以松口气了。

送饭的人来得很准时，盛一诺去门口接过早餐吃完，她话也不多，收了碗筷就走了。两人从见面到分开不过几分钟，从不对话，一年来都是如此。

回到病房里，盛一诺去洗手间洗漱，刚刚洗漱完出来，就听见门外有响动，玻璃外依稀可见穿着制服的护士。

“换好了吗？”外面传来护士长的声音。

盛一诺悄悄靠近门口，屏息听着外面的对话。

“换好了。”护士说，“杜姐，听说这位施医生是从港城市医院调来的。”

“你消息挺灵通嘛，施医生去年刚从国外进修回来，在港城待了一段时间，今年调到我们这里来了。”护士长笑着说。

两人又说了些什么，很快就离开了，盛一诺确定她们都走了之后，悄悄打开门看了一眼贴在门口的卡片，上面责任护士、护士长还有主任医师的名字都没变，变的是主治医生。

施夏茗？

盛一诺在心里念了念这个名字，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病房里，她想，她很快就可以见到医院给她换的这位新主治医生了，因为查房的时间快到了。

这一定是商微羽的主意吧，他这人没什么耐心，她都住进来一年多了，病情也没有什么大的好转，他要是采取什么措施也就不是他了。

怎么办呢？新医生应该就是他钦点的吧，那样的话，糊弄起来就有点难了。这一年多以来，她已经从一开始的动不动就“寻短见”变成了见到商微羽才“寻短见”，如果再把自己变好一点，岂不是要出院了？

不行。盛一诺从病床上坐了起来，在病房里寻找着可以用来自残的工具，可转了一圈，除了牙刷和牙膏之外，找不到任何可用的东西。

盛一诺想了想，在洗手间摆了一个颓然而坐的造型，用牙膏包装的尖角对准手腕的脉络，耐心地听着病房门打开的声音。

九点钟时，病房门准时打开，她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身影走了进来，于是二话不说使劲用牙膏外壳戳向自己的手腕，力道之大，几乎没人能否认她是真的想寻死。

只是，牙膏包装本身不是什么尖锐的东西，就算有尖角，伤人效果也不尽如人意，随着她被戳疼了低吟一声，进屋的那个人影很快出现在洗手间门口。盛一诺抬眼望去，就看见了穿着白大褂的施夏茗。

雨后明媚的阳光洒满了采光很好的VIP病房，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像从云端上走下来，他靠她越近，她周身的黑暗就消散得越快。他来到洗手间里，手腕轻转夺过她手里的牙膏，动作轻柔地将她搀扶起来，她与他靠近时，可以闻到一种让人心情舒适放松的淡雅味道。

“盛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。”施医生一边扶着盛一诺出门，一边语调和缓道，“我叫施夏茗，是你的新医生。”

盛一诺被动地被他揽着出了洗手间，她手腕上虽然没有出血，但也红肿了起来。施夏茗让她坐在病床边，按了护士铃，随后坐在了病床边的软椅上。

“你很想去死？”施夏茗说话时很温和，像是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盛一诺垂眼望着他精致的脸庞，他有着长长的睫毛和隽秀的眉毛，端端正正地戴着一

副金丝边眼镜，温润的薄唇线条优美，纯白色的衬衫一丝不苟地系着纽扣。

“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车祸。”盛一诺语气低沉地开口，唇瓣因为干涩而有点破皮。施夏茗看了一眼，便吩咐刚刚赶到的护士送一杯水和消肿药物。

护士离开了，施夏茗才再次看向盛一诺，他看着她的眼神很深邃，盛一诺总觉得他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可她失去了记忆，怎么都想不起来是在哪里。

“我知道你出过车祸。”施夏茗站了起来，双手抄着白大褂的口袋漫不经心地来到窗边帮她打开窗户，和煦的晨风吹了进来，“但真的死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”他背对着她说。

盛一诺闻言安静了很久，才低低地说：“反正我活着也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那正好。”施夏茗回眸看向她。

盛一诺拧眉看着他，眼底有一丝不解，他慢慢走回她身边，坐回椅子上，修长的丹凤眼专注地凝视她：“既然你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，就不用再费心死一次了。”他拿起桌上她刚刚用来“寻死”的牙膏，意有所指地说道。

他并不像上一个医生那样经常对她笑，而且讲话套路也完全不一样，这让她多少有点不适应。

她现在被他绕得有点晕，他似乎，不像上一个那么好糊弄……

换医生当晚，护士照例来看着盛一诺服药。今天护士给的药不太一样，但盛一诺没问，按照要求吞下，喝水，张嘴给对方检查。

护士简单看了一眼就转身走了，盛一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确定她是真的离开了，才将藏在牙床附近的药片吐在了手心，跑到窗边打开窗子，想要把药片扔出去。

夜已经挺深了，住院部外面一片漆黑，只亮着几盏灯光很弱的路灯，盛一诺的病房窗外是一片绿植，长得很高，人进不到临近窗子的位置，所以把药片丢在这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。只不过，今天这事成不了了，因为施夏茗就站在绿植丛外的路灯下，静静地看着这边。

他穿着纤尘不染的白大褂，戴着副金丝边眼镜，面容模糊地睨着这里。盛一诺在看见他的一瞬间就蹲到了窗户下面，但她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刚刚落在她身上的目光。

这下完了，按理说他不是该下班了吗？怎么这个时间还在这儿？还站在那个恰好可以看到她房间窗户的位置？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？

盛一诺在窗户下面蹲了很久，一直盯着病房的门，外面走廊还亮着灯，一会儿施夏茗应该就会来了，她没按要求吃药，还妄图把药扔了，他会怎么做？

盛一诺非常紧张，在原地蹲得腿都麻了也没等到他过来，犹豫再三，她还

是决定再站起来看看。

她万分小心地稍稍起身，悄悄朝窗外看去，那盏路灯处已经没人了，就好像她刚才看见的人只是个幻觉。

不可能啊。

盛一诺站直身子握住窗户上焊接的钢筋努力朝其他方向看，外面一个人都没有，哪儿都找不到那个白色的身影。

“难道真是眼花了？”盛一诺看看手里的药片，想了想还是来到了洗手间，将药片丢进马桶里冲掉了。

其实她原可以一开始就丢马桶里的，但是因为以前的医生从来没有这种半夜还在医院不走的情况，她的警惕放松了，才开始往窗外扔，这下好了，大意失荆州。

盛一诺从洗手间出来，回到了病床上，双手抱膝安静地看着房门，猜测施夏茗会几点过来。

可是，她一直等到凌晨，等到走廊里的灯都灭了，他都没有再出现。

“不来了吗？”看了看挂钟，已经凌晨三点多了，可她一点困意都没有，今晚恐怕又要天亮才能睡着了。

她意料得没错，这晚她仍然是天亮才睡着，有人来送早餐时醒过来，精神看上去比昨天差了许多。

盛一诺简单地吃了点饭，没理会送饭人对她的打量，喝了点水撤离了饭桌，表示自己吃完了。

送饭人安静地收拾了碗筷，然后提着饭盒离开，门再次被关上。

盛一诺盯着那不算厚的隔离，在九点时准时等来了查房的施夏茗。

施夏茗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，确切地说，他是和一只鸟一起来的，他带来了一只鹦鹉。

盛一诺诧异地看着他，她原以为他来了会说她昨晚没吃药的事，但带只鹦鹉来是什么意思？

或许是她脸上的不解太明显了，施夏茗一边安置鸟笼一边说：“这里很闷，它可以给你解闷儿。”

盛一诺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他身边，看着笼子里漂亮的鹦鹉说：“医院里可以养吗？”

“VIP病房里只住你一个人，不会影响到别人，没关系。”施夏茗拨弄了一下鹦鹉的头，语调十分温和，“它很乖，会说不少话，你没事了可以跟它玩。”

她好像有点明白他的用意了，他是想知道她平时自己待着时会不会自言自语吧？她要是说什么话说得多了，鹦鹉自然就学会了，到时候他想知道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

盛一诺有点抗拒地睨着漂亮的鸟儿，不太高兴。

施夏茗侧眼瞧了瞧她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药还是要吃的。”

盛一诺整个人一凛，脸色发白地望着他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，我听不懂。”

施夏茗面不改色道：“我给你换了新药，安眠养神，吃了对身体没坏处，你现在正需要。”

盛一诺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，她一言难尽地凝视着他精致的脸庞，他站直身子跟她拉开距离。一直很安静的鹦鹉在这个时候忽然说：“吃药吃药！”

盛一诺一愣，表情惊讶地看向鹦鹉，鹦鹉歪着头和她对视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按时吃药，按时吃药！”

盛一诺忍不住勾了勾嘴角，笑得非常隐晦。她其实很漂亮，睫毛又长又卷翘，眼睛大而有神，五官立体精致，鼻梁挺翘，不管怎么看都是难得一见的美人。只是，因为长期失眠和精神高度紧张，她看上去非常憔悴，穿着肥大的白色病号服，整个人就像纸一样单薄。

施夏茗见她笑了，仿佛想起了什么，本来还算温和的表情渐渐沉了下来，视线冷漠地移开，不带感情地说了句：“再见。”

他说罢转身就走了，十分干脆，盛一诺还有点反应不过来。

她望着病房门沉思，她这位新医生真的不像她以前遇见的任何一位，她完全猜不到他下一步会怎么做。她甚至觉得，他其实已经看出来她没病了，只是没有说出来。而他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的原因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也许，他们以前认识？这个猜测其实不是忽然冒出来的，她第一次见到施夏茗就觉得很面熟，但她失去了记忆，脑子里没有具体信息，只有模糊的轮廓，无法辨认出他们到底有过什么渊源。

这种明知道两人之间有根无形的线，却怎么都连不起来的感觉糟透了，不过既然他暂时没把她的秘密说出去，那她暂且安逸地住着，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吧。

盛一诺转身想去再躺一会儿，但鹦鹉忽然又出声了，它语气滑稽地叫着“明月、明月”。

“明月？”盛一诺低低地念出这两个字，偏头思索着，这个词指的是月亮，还是一个人？

这鹦鹉是施夏茗的，那会说的话肯定都是他教的，或者他常说的。如果明月是个人，和他又是什么关系？

算了，就算她搞清楚明月是谁又有什么用？她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因为马上又要到商微羽每月来看她的日子了。

她到底要演一出怎样的戏，才能让他死心呢？

盛一诺专心地想了好几天，可她在那一天等到的不是商微羽，而是商微羽比较喜欢的一个情妇——许暮雨。

这姑娘比她大两岁，跟商微羽在一起的时间也比她长，她第一次跟商微羽

吵架就是因为发现他和她一起吃饭，还在餐厅门口亲密接吻。

盛一诺看见那一幕的时候，简直气疯了，冲过去把他们扯开，质问商微羽这是怎么回事。那女孩一脸无辜地站在他身边，看他跟她解释，好像在看笑话。

每每想起那一幕，盛一诺都觉得非常糟心，这都是什么事，她能不能怀疑，她出车祸也和商微羽有关？是不是因为她发现了他劈腿，所以开快车，才发生车祸的？

一切猜测都无从证实，脑子里那一大片空白就好像一座山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
许暮雨到的时候是晌午时分，盛一诺刚吃完饭，坐在沙发上逗鹦鹉，许暮雨和商微羽的助理丁俊一起过来，打扮得非常素净，穿一身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奔丧呢。

盛一诺压根就没理她，看都不看，安静地逗她的鹦鹉，全当别人是透明的。

许暮雨看了盛一诺一会儿，小声问跟着来的护士：“我过去她不会发疯吧？”

护士嘴角抽了一下说：“只要您不刺激盛小姐，她一般不会怎样的。”

“这样吗？”许暮雨面露思索，少顷后露出笑容，姿态优雅地走到盛一诺身边，微微弯腰道，“盛小姐，我来看看你了，是商总让我来的。”

盛一诺的心在听见她口中的“商总”二字时沉了一下，面上却分毫不显，依旧安然地逗鹦鹉。

鹦鹉发现了陌生人，盯着看了一会儿说：“真难看真难看！”

许暮雨表情僵了一下，看看那鹦鹉又看看她，问护士：“这儿怎么还有只鹦鹉？病房可以养吗？”

护士还没说话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，他的声音低沉清冽，动听得如清晨树叶上落下了露水：“是我放在这儿的。”

许暮雨纳闷地回头看去，看到一个十分清俊贵气的高个男人，他偏瘦，但骨架完美，衬衣西裤外面套着件白大褂，薄唇，戴眼镜，没有表情，看上去不太好相处。

“你是……”许暮雨想了想说，“你就是盛小姐的新医生吧？”

施夏茗并没多言，倒是许暮雨又说：“这只鹦鹉是新疗法吗？”

施夏茗依旧缄默不语。许暮雨自讨没趣，只好看向丁俊说：“我来也来了，看也看了，她不理我那就不是我的事了，还要我怎么做啊？”

丁俊看了看盛一诺，她全程盯鹦鹉，他略微思索道：“商总让你给盛小姐道个歉，然后你就可以走了。”

许暮雨抽了抽嘴角，从善如流地转过身来说：“对不起盛小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忘记咱们的仇怨吧。”

盛一诺眼皮都没抬一下，许暮雨无言地看向丁俊，丁俊点点头带着她离开，病房里安静下来。

“你先出去吧。”施夏茗站在盛一诺身边对护士说。

护士应下，抬脚离开了病房，还不忘给他们关上门。

护士走后，盛一诺就望向施夏茗说：“谢谢施医生帮我解围。”她抱住了头，好像被痛苦回忆所折磨，其实只是做给他看罢了。她现在扮的是抑郁症，见了情敌还非常淡定的话肯定更惹人怀疑。

施夏茗没看她，安静地喂鹦鹉，喂完就走了，盛一诺抬起头眼巴巴地看着，恍惚意识到，她好像误会了，施夏茗根本不是来帮她解围的，他只是来……喂鹦鹉的。

这个认知可真让人……尴尬。

盛一诺对面的空病房最近住进了新病人，每天都会在不同时刻传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，盛一诺刚刚因为施夏茗的安眠药而改善一些的睡眠又变差了。

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房门，等待对面那位病人今天的尖叫声，不过在那之前，先等来了施夏茗。

施夏茗带着些简单的医用工具，看来是给她做基本检查来了。

盛一诺乖顺地端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盯着他不言语。

施夏茗坐到她身边，把工具放下，一边拆开一边说：“把袖子卷起来。”

盛一诺顺从地卷起袖子，施夏茗给她量血压，这些原本是护士该做的事，但他今天亲自来了，肯定有事。

太过于安静的病房里弥漫着一股诡异气息，盛一诺思索半晌，干巴巴地开口说：“对面新住进来的病人得了什么病？”

施夏茗睨了她一眼，长睫微掀，随意说道：“对面？精神分裂症，老说自己见到了鬼，你没事不要和她接触。”

“……”放心，就算有事我也不会和她接触的。

简单的检查结束后，施夏茗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盛一诺放下病号服的袖子，还能感觉到刚才他的手触碰到她胳膊的温度，不知怎的脊背有些冒凉风。

这人的手那么冷，几乎可以媲美测量仪器，还不如她一个整天闷在病房里的女人，真奇怪。

“你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跟我出去走走。”施夏茗收拾好了东西，便对她说道。

盛一诺一愣，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：“出去？”

施夏茗点头，他今天在白大褂里穿着件蓝色的衬衫，像晕开了的蓝墨水，他这个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如夏日里的一杯清茶，每每见到他，她都觉得心坎里泛起丝丝凉意，这感觉现在觉得很舒服，可到了冬天……不自觉地，盛一诺打了个寒战。

“以前的刘医生不准我出去的。”盛一诺咬了咬唇，回想起刘医生的话，

心里就发酸。商微羽为人非常小心，做事做得很绝，因为怕她逃跑，就让她连最基本的出病房放风都不允许，把她关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VIP病房里一年多，天知道她都怕自己真的疯掉。

“我不是刘医生。”施夏茗好像赶时间，不断地看着手腕上的表，眉头微蹙。

盛一诺说：“那姓商的知道了不会责备你吗？”她蹙着眉，看上去很为他担忧。

施夏茗一手拿着仪器，一手抄进白大褂口袋：“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怎么治疗我说了算。你整天闷在房间里，没病也憋出病了。”

盛一诺非常在意他那句“没病也憋出病了”，她几乎快要肯定，他已经知道她是装的了。

她静静地注视他，上上下下将他打量了个遍，施夏茗也没什么反应，就站在那里让她看，薄唇轻抿，面目清俊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。

“施医生，”盛一诺摆正了脸色，“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”

施夏茗不答，盛一诺见此，直接道：“我不出去了，谢谢你一番好意，但我不想牵连你。”说罢，重新坐到了沙发上。

其实要是另有办法，谁愿意住到这种地方来。但商微羽那人控制欲特别强，她根本没有个人空间，别说是反抗了，就连报警都没办法。

住进了医院之后，虽然可以暂时摆脱他，可也有弊端。前几任医生按照他的示意，连她出门走走都不允许，她说什么也只当她抑郁症加妄想症，她这个时候要是再去找警察，警察恐怕也只会当她有病，谁让她住在精神病院呢。而商微羽，他在外面好好的，衣冠楚楚，风度翩翩，人家不信他，难道信她？

施夏茗垂着眼眸沉思的她，像在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，片刻之后他说：“商先生没跟我讲过你为什么会住院，他对这个很忌讳，你对他也很忌惮，你们不像情侣，倒像主仆。”

主仆？盛一诺品味着这个词，不得不承认，这状态还真像。

一场车祸让她和世界断绝联系，脑子里除了关于商微羽的记忆完全没有其他，他说什么她就信什么，她就像被世界孤立了，到处找不到她生存过的痕迹，就算找到了，也是商微羽想要让她找到的。

施夏茗不着痕迹地观察着她的表情，他在她身边坐下，面容沉静凉薄。

过了一会儿，盛一诺开了口：“其实我醒来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就觉得他告诉我的事情很陌生，但我谁也不认识，手机坏了，身份证丢了，一个朋友都联系不到，不信他又能怎么办？他带我去我小时候住的孤儿院，里面的人和他说法一样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，他们对他很恭敬，就像下属一样。”她皱了皱眉，看向施夏茗，“相反的，我看见你反而觉得很面熟。”停顿须臾，她再次问他，“施医生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认识？”

施夏茗站了起来，依旧不答，只是说：“走吧，出去转转。”说完，先一步出了门。

有机会可以出门，盛一诺自然不打算放弃，她快步跟上他，走在他高大的背影后面，几乎被他的影子完全笼罩。

他可真高，盛一诺讷讷地看着他，不知不觉已经和他一起走到了住院楼外面。

人民医院C楼住院部外面，有一个人工湖，面积不算大，但水清澈见底，非常漂亮。好像是为了庆祝她一年来第一次迈出住院楼一样，今天的阳光非常好，暖洋洋地洒在她身上，她几乎睁不开眼。

在外面散步时，不少医护人员和施夏茗打招呼，施夏茗都淡淡回应。盛一诺跟在他身后，见到大家打量她，多少还有些不适应。

她有一年多没见到这么多人了，猛地一出现，竟然觉得陌生。

盛一诺不想让这种不安持续太久，主动和施夏茗交谈：“施医生，那只鹦鹉有名字吗？”

施夏茗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以前有，现在没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的答案很耐人寻味：“因为起名字的人离开了，我也不想再听见那个名字。”

盛一诺脑海中浮现出一种猜测，下意识就说了出来：“是明月？”

施夏茗看向了她，眼神压抑深邃，让人很不舒服。

盛一诺不喜欢这种感觉，硬着头皮解释道：“我只是老听鹦鹉说这两个字，所以胡乱猜测的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施医生别误会。”

施夏茗收回了视线没说话，像在思索。其实他把鹦鹉放在那儿的原因无非就两个，一是想看看她是不是真失忆了，二就是他真的听够了鹦鹉老说那两个字。

“哦。”很久很久，他才漠然地回了这么一个字。

盛一诺松了口气，看他没那么容易生气，便鼓起勇气第三次问出了那个问题：“施医生，我们以前认识吧。”这次她用的是陈述的语气。

施夏茗这次倒也没不回答，说：“点头之交，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你隐私方面的问题，最好不要问我。”

盛一诺惊喜道：“你以前真的认识我？那你都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什么事？你知道我有哪些朋友吗？他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施夏茗转头看向了湖面，波光粼粼，景色那么美，可看在眼里却一点都不赏心悦目。

“我跟你只共同认识一个人，那个人已经离开了。”他的声音好像和平常没两样，但盛一诺能察觉到其中淡淡的不自然。

“施医生有她的联系方式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回答得很干脆，还有些不耐，“她出国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，电话也不知道是多少，去了哪里也不知道，不要再问我。”

盛一诺怔住了，沉默半晌才小心翼翼地说：“那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做什么的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这个可以问吗？”

施夏茗转头看她，忽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音调悠远道：“你真的想知道？知道了恐怕还不如不知道。”

盛一诺觉得他那个笑容很吓人，情不自禁地朝后退了一步，他看到后敛起了笑容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回去了。”

他走得很快，盛一诺想再问什么已经没有机会，只得快步跟上去。

这次之后，她每天早晚都可以出去走走，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，这让她颓靡的生活改善了不少。然而，她的日子才刚刚好转一点，商微羽便来看她了。他来的时候盛一诺正躺在床上看书，听见门响还以为是护士，谁知一转头就见到了穿着深灰色西装的他。

他身后跟着助理丁俊和穿着黑西装的保镖，见她望过来还露出一个彬彬有礼的笑容。

因为这个笑，盛一诺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她紧张地看着走得越来越近的 he，捏着书本的手力道不断加大。

“一诺，”商微羽坐到病床边的椅子上，温柔地说，“你看起来好了很多，不会一见到我就闹了，施医生果然比以前的医生好。”

盛一诺盯着他不说话，漂亮的眼睛又黑又大，但却很无神。

商微羽和她对视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乏味，靠到椅背上叠起了双腿道：“还怨我？”

她没说话，他得不到回应，有点烦躁。

“我跟你讲过对不起了。”商微羽没有表情地说，“一年多了，我向你妥协，这还不够吗？”

她依旧沉默，书本被她捏得几乎变形。

“盛一诺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当初就不会逼我出手，你自己难道就没错？”他皱眉问出这句话，成了她爆发的导火索。

Excuse me？他居然还有脸说这种话？自己在外养了那么多女人，还要她以成为他正牌女友这件事为傲，这根本是把自己当皇帝了吧？

盛一诺毫无预兆地把书摔到他身上，在保镖上前保护他的时候从另一边跳下病床，飞快地跑了出去。

在走廊里，盛一诺大声尖叫，头发散乱，六神无主，眼眶发红，好像真的疯了一样。

施夏茗来得很快，她没演太久他就出现了，他身材颀长高大，直接从身后抱住了她，双臂桎梏着她的双手，无法避免地挤压到了她胸部的柔软，这一幕让追出来的商微羽非常不悦。

商徵羽抬脚想去把他们拉开，丁俊却拦住了他，睨了睨楼道里的摄像头。商徵羽紧抿双唇，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握拳，力道大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隐忍至极。

“商总，先走吧。”丁俊低声说。

商徵羽看着那边依旧在吵闹的盛一诺，深吸一口气又吐出来，头也不回地从反方向走了。

盛一诺见他走了，也稍稍消停。施夏茗一直在她耳边说着“放松”，他清润的声音像泉水一样流进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她忽然觉得他身上其实也没太冷。

施夏茗带盛一诺回了病房，将她放到床上时，她已经安静下来。

“别给我打镇静剂。”盛一诺道，“很难受。”

施夏茗瞥了她一眼，吩咐护士先出去，等门关上后，才不疾不徐地说：“盛小姐演技真好。”

盛一诺僵了僵，眼神复杂地望向他，他接着说：“也难怪，我以前就该知道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不解地问。她可以意识到，他说的那个“以前”是她出车祸之前，她非常渴望知道那些过去，忍不住追问，“我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施夏茗静静地伫立在一旁，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会儿，才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是个爱慕虚荣、不择手段、心地歹毒的女人。”

盛一诺呆住了，满脸的质疑，他和她对视了一会儿，再次展颜一笑，这次他笑得很温和，就像个正常的医生：“你信了？开个玩笑，别当真。”

盛一诺冷静地说：“你没开玩笑，你的表情不是在开玩笑。要么，我过去真的是你说的那种人，要么……至少在你心里，我是你说的那种人。”

她下床想走，精神很不稳定。施夏茗身为医生，怎么可能放任她这样出去？他上前揽住她把她抱回了床上，但她依旧挣扎着想下去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坐下来抱住她，不撒手。

这样的拥抱让盛一诺不得不安静下来，她侧头看向他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施夏茗神色不动，她低声继续说：“如果我以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你原谅我吧，对不起。”她的语气特别无力，“其实我从醒来那天开始，就觉得身边的人都在骗我。作为一个人，我连自己是谁都没办法确定，在这个地方，谁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谁，全世界好像就我是一个人。其实我宁可自己死了，也不要像现在这样看似永久，却仿佛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。”

说完这些，盛一诺忽然抱住了施夏茗，施夏茗在第一时间松开了抱着她的手，双臂举得很高，嘴角僵硬地睨着怀里的人。

“施医生，你让我抱一会儿，你读着秒，就一分钟，谢谢啊。”